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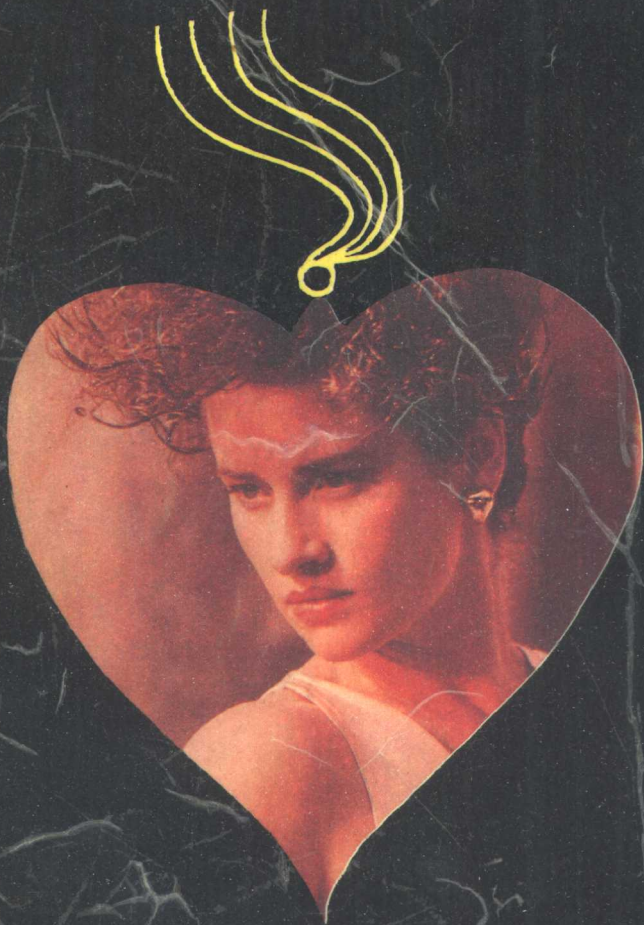
港星之恋



0030388

林燕妮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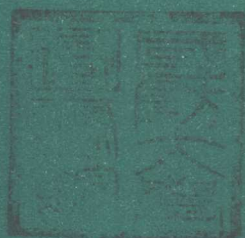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512765



2 034 3997 5



中国文联出版社

林燕妮 著

港星之恋

港星之恋

林燕妮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7.5印张 2插页 161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3250册

ISBN 7—5059—0345—4/I·219

定价：2.20元



作者简介

林燕妮，十七岁进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攻读遗传学，得理学士衔。后再进香港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得硕士衔。

自1974年起，她先后出版了《懒洋洋的下午》、《紫上行》、《青草地》和《人笑痴》等散文集，近年又出版了《痴》、《盟》、《浪》等长篇小说。

第一章 缚着一滴眼泪

七月七日，报上有段很奇怪的启事：

五年了，
还记得吗？
梦里，
我用青草，
缚着你的一滴眼泪。

范斌

此信乃故范斌先生五年前委托本律师楼

于本月刊出者，敬祈收信人致电5-269922沈休文律师联络

沈黄曾律师事务所谨启

一九八二年七月七日

“又是电影公司的宣传绰头！天皇巨星范斌死了五年啦！
该是旧片重映，再刮一笔的时候了！”这是所有人的反应。

“想来快重映范斌的旧片了！这样的宣传手法也算新鲜！”
陈子壮边吃早点边对太太说：“璧君，你有没有兴趣看范斌的
旧片？”

方璧君努力忍着快涌出来的眼泪，久久不能作声。

“璧君！怎么了？还没睡醒？”陈子壮爱怜地望着妻子。

“噢……也许是吧！”方璧君有点不知所措的应着，心里涌起很多事情。她渴望把报纸拿过来细看，但是她不敢，因为她知道，一看，她便会控制不住自己。憨厚的子壮，根本不晓得璧君和范斌的往事。子壮是在范斌去世后两年才认识璧君的，所以璧君认为，毋须把范斌的阴影投在她和丈夫之间。

“我回公司去！”子壮吻吻璧君的秀发：“你精神有点恍惚，再睡一会吧！不到正午不许起床！”

子壮去后，方璧君把报纸拿进睡房，反锁了门，低低地饮泣，怕有人听见。

方璧君在衣柜底抽出只旧箱子，开了锁，珍惜地拿出了一张字条：

梦里，
我用青草
缚着你的一滴眼泪，
此刻，
你用秀发，
缠着我那紊乱的心。

没有上款没有下款，但那是范斌的字迹。

璧君一直藏着这字条，没有人象范斌那样，能够令爱与恨一个人都那么多采多姿。

“但愿你没有死！”璧君对着自己说：“我宁愿恨你一

生，也不愿你死掉！”

在沈黄曾律师楼里，沈休文律师好奇地等待着，他想象不到启事登出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手中的纸上，写着四个名字。

“小沈！”新加入的拍挡曾律师拿着报纸进来：“我们是在做话剧还是在干律师事务？范斌是怎么的一回事？”

“老曾，我也不晓得！”沈休文说：“我和范斌只见过几次面，他似乎偏要选我来信任。也许范斌看得章回小说太多，交了几个密封信封给我，嘱咐我什么时候要开第一个，什么时候开第二个，象锦囊妙计似的，似乎肯定我不会一时手多，把信封全开了！”

“你猜他信封内的是遗嘱吗？”曾律师问。

“不是传统那种，大概是什么未了之事吧！我答应了受他委托，——照做。”沈休文说。

“你不知信的内容，怎能贸然受人委托？”曾律师说：“假若其中有一封叫你买凶杀人你也照办？”

“范斌贸然委托我，我也可以说是贸然受委了。他喜欢我，我喜欢他，性气相投而已！律师不一定是婆婆妈妈的！”沈休文说：“何况，范斌说我不当这是法律上的问题去办，他只当我是一个朋友般委托而已！”

“范斌是患什么病死的？”曾律师问。

“肝癌。”沈休文答：“去得很快，前后不过几个月！才三十岁，真可惜！”

“他人怎样？”曾律师开始想知道多点了。

“很爽快！很有把人吸过去那种魅力。没见过那么好看的男人！”沈休文说。

“你真令我失望！”曾律师说：“才见过大明星几次面，收了人家一叠信封，便马上变成忠心影迷！”

“何止信封！还有银行里的一大笔存款哩！”沈休文说。

曾律师瞪大了眼睛。

“不过，不是给我的。”沈休文说：“我的费用，他早已支付。”

“那末，钱是给谁的？”

“目前我只知道其中四百万要给谁，余下的大部份我可不知道。”

“余下的大部份？还有多少？”

“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范斌有很多钱。他是孤儿，无亲无故，所以，我也不晓得他的财产会给谁。”

“信封……”

“我答应过他不提早拆阅的。”沈休文说：“别以为我可以动用他户口的一分钱，支票是需要我和另外一个人共同签名的。”

“谁？”曾律师问。

“我没见过签名那个人。”沈休文说。

就在那天，丽莉也看到了报上的启事。

丽莉是个三十八岁的二流女星，做过很多二流片子的女主角，年轻时算是肉弹。现在的丽莉，虽然仍有很好的身材，可是她在影界太久了，从十五岁肉弹到三十八岁，整整二十三

年，在观众心目中，她根本和一百岁差不多了！所以，丽莉近来的境况，当然不好。

“妈！”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跑过来亲她。

“小莉，记得斌叔叔吗？”丽莉搂着女儿。

“记得！他死了！”小莉说。

丽莉皱皱眉头，叫小莉快上学去。

丽莉记不清楚，认识范斌多少年了。他只记得，十四岁的范斌在片场做小工时，她已经是十七岁的新星，她对这个没有亲人没有家的大男童，一向很照顾。

“丽莉姐，你真漂亮！”十四岁的范斌常对她说。

“他死那年还一样说我漂亮哩！”丽莉喃喃自语：“怎么观众却说我什么人老珠黄了？”

丽莉是好心慷慨的，范斌有什么不开心，便往她家里钻，虽然范斌未必说什么，但有丽莉在聊闲说笑话，范斌便舒服了！

梦里，
我用青草，
缚着你的一滴眼泪，
此刻，
你用秀发，
缠着我那紊乱的心。

丽莉唏嘘地读着范斌给她的小诗。她始终不相信范斌爱她，虽然她是他的第一个女人。丽莉对性，也是好心慷慨的。那天，十四岁的范斌在片场被主管辱骂了一顿，坐在丽莉家里

半晚没作声，丽莉的心好疼。

“范斌！你死了也好！别看到我这倒楣模样！”丽莉半叹气半自嘲地说：“到婆罗洲登台，台下才得那几十个观众，范斌，你说我卖什么？”

和丽莉相反的，是文宓。

当一位电影明星红得令人心折时，他的背景和出身，便变成可以暂时搁置一旁的事了。他会马上成为宴会的最佳点缀品，舞会大堂最闪耀的水晶灯，上流社会容许这些他们本来看不起的人，成为可炫耀之物。

这本是范斌不晓得的，通过文宓，他以为被上流社会接受了，然而，爱上文宓，他却再度体会到上流社会的蔑视。蔑视他的不是文宓，是文宓的家人和社交圈子，为了爱范斌，文宓跟他一起挣扎，一起痛苦。

文宓的品味，教会了他穿Georgio Armani和Versace，教会了他不站在新买的劳斯莱斯旁让记者拍照，教会了他不将房子装修得象夜总会一样。

“范斌，你的头脑不比大学生差！”文宓常对他说：“当你不想再演戏时，做生意你也成的！”

范斌在文宓的鼓励下，看了不少书，她给他希望，她给他信心，范斌一直当女神般尊敬她。

梦里，
我用青草，
缚着你的一滴眼泪。

此刻，
你用秀发，
缠着我那紊乱的心。

文宓凝视着珍藏了几年的字条，心里怀疑范斌到底能否原谅她。因为，当文宓终于嫁了个门当户对的人时，范斌的天地变色了，他开始相信世上一切都是谎言。所以，文宓不明白，为什么范斌会把小诗的上半段登在报纸上。

“范斌，希望你是在说：我原谅你！”

沈休文接到三个女人的电话，她们是方璧君、丽莉和文宓。

沈休文对一对范斌给他的名单，三个都榜上有名，沈休文安排了她们个别到律师楼会面。

“请她们上来干什么？”曾律师问。

“闲谈一会，然后，每人给她们一百万！”沈休文说。

“一百万？”曾律师想了想：“要是旧情人嘛，一百万出手是太少，要是没特别关系的，一百万出手又嫌太多。真弄不清楚范斌在布什么局！”

“都是旧情人哩！”沈休文说：“三个都背得出那首什么梦中泪珠的下半段！范斌这家伙，怎可以同一首诗送那么多人！”

“他是明星，不是诗人，”曾律师说：“能熬得出多少首诗来？”

“第四位可不晓得会不会背这首诗了！”沈休文笑着说。

“第四位？还有一位旧情人？”曾律师问。

“的确还有一位，但却似乎不是旧情人。”沈休文说：“亦是跟那首诗有关系的，我想，是情敌居多！”

“情敌也送一百万？”曾律师狐疑地说：“没可能！你大概猜错了吧？多半也是旧情人！”

“一定不是！”沈休文拿出名单：“第四位还没跟我联络过，你看看名字是什么？”

“是个男的！”曾律师奇怪地说：“宁三公子！”

“不错，宁三公子！”

“宁三公子是谁？”

“我不知道宁三公子是谁！”沈休文说。

“没有名字么？”曾律师问。

“没有。名单上只写着：宁三公子。”沈休文奇怪地说：“而其他三个女人，都是有名有姓的。”

“这位宁三公子在范斌的心中一定很特别，不然不会那么古怪。”曾律师在推想。

“但是，香港的著名公子中，根本没有姓宁的！”沈休文说。

这个真耐人寻味。既然范斌认为单写下宁三公子这四个字，人家便会知道他是谁，那么这个人一定应该很出名。”曾律师说：“然而，他又不是！”

“猜不透是何方神圣！”沈休文摇摇头：“有姓无名的，叫我往哪里去找？”

“在我想象中，这位宁三公子年纪应该跟范斌差不多——年少翩翩，风采不凡那类。”曾律师说：“香港姓宁的人不多，也不至于太难找吧？”

“沈律师！”内线电话响了，是秘书的声音：“有位朱丽莉小姐到了，她约了你的。”

“呀，对！请她进来！”沈休文回头对曾律师说：“假若有姓宁的打来，你代我听，千万约个时间见面！”

曾律师点着头出去了，他很感激沈休文让他参加这个游戏。

站在门外的丽莉看见他出来，友善地对他笑一笑，曾律师只觉得这友善的女人身上有很多曲线。

丽莉被秘书带进沈休文的办公室，眼前这位年轻律师的俊秀斯文，令丽莉不自禁又甜甜地笑起来。

“你就是跟我通过电话的沈律师？”丽莉问。

“是，请坐！”沈休文礼貌地站起身来。

丽莉打量了一下他那六尺高的身躯说：

“哦！你很高啊！”

“嗯…嗯…请坐！”沈休文面对着这个跟谁也不陌生的女人，有点尴尬。

“沈律师，是不是范斌有遗言托你告诉我？”丽莉说：“他还有什么要我替他做的？你不妨告诉我。我和范斌，十几年朋友了，他就象……”

说到这里，丽莉开始哽咽，然后便不顾一切地抽抽搭搭哭起来，沈休文一时手足无措，忙把一盒纸巾递过去。

“范斌从十四岁捱到……捱到终于名成利就了，偏又没福享！”丽莉摇头唏嘘：“你知道吗？他死的那天，离三十岁生日还有两星期。”

“呀，是吗？”沈休文应着。

“我都准备好了，生日饼、狮子头、洋葱蚝油牛肉……那都是他爱吃的东西……我想，假使那天没有人替他庆祝，或者他没什么事好做，便到我家来吧！”丽莉闲话家常地说：“他百无聊赖时，多半会跑上我家的。”

“你是……？”沈休文问。

“我不是他的爱人！”丽莉叹了口气：“我是他的好朋友。那首诗，嘿，也不晓得是怎么搞的，我总觉得他不是写给我的。总之，那不是我跟你联络的原因。”

“那你是为什么来呢？”

“我怎知道？我就是想，也许他想叫我，每隔什么日子便去料理一下他的坟头，拜拜祭祭，诸如此类。你知道吗？范斌是没有亲人的。”

“这倒不是范斌叫我请你来的原因。”

“那叫我来做什么呢？”

“范斌叫我给你一百万。”

“一百万？”丽莉有点不相信：“我不是来要钱的！”

“当然，你根本不晓得我们请你来的目的。”

“这……这算是他给我的遗产？”丽莉不明白地问。

“诸如此类吧！”沈休文说：“他只要求你答覆我一句话。”

“什么话？”丽莉问。

“小莉是不是他的女儿？”

丽莉呆了半晌，然后斩钉截铁地摇了摇头：

“不是！”

“我再问你一次：小莉是不是范斌的女儿？”

“不是！”丽莉和善的脸开始变了色：“小莉不是他的女儿！我不会因为想得到那一百万而说小莉是他的女儿！我现在的经济环境虽然不好，但也可以不要那一百万！”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沈休文说：“那一百万无论如何都是给你的。”

丽莉低头不语，只是红着眼睛。

“朱小姐，”沈休文递过了支票和收条：“请你签收。”

丽莉满怀心事地签收了。

“多谢。”丽莉在揩那揩不干的眼泪。

“不用谢我。我只是受委托办事。”沈休文说。

丽莉站起身来要走，沈休文突然想起一件事：

“朱小姐，你认识一位叫宁三公子的人吗？”

“什么宁三公子？”丽莉侧头想了想：“年轻时有很多所谓公子追过我，但是就没有宁三公子！”

“你没听范斌提过？”

“没有。”丽莉说：“虽然，他有时会警告我，这个是真公子，那个是充阔的假货……嘿，不过，那都是年轻时的的事了，现在……不提也罢！”

丽莉脸上的风尘，令沈休文有点不忍，她的灯笼裤和打褶大荷叶领上衣，都是便宜货色，沈休文有点为她难过，毕竟，她还有几分姿色。

丽莉似乎猜到他在想什么：

“你们娇生惯养的人，三十几岁还如粉雕玉琢一般，我们老早出来吃苦的，三十几岁已经残了！”

“不，不！你别误会，”沈休文忙说：“朱小姐，你仍然



很漂亮！

“是吗？有时我也会这样想！”丽莉苦涩地笑了笑：“不过，我得减一点肥！”

“朱小姐，”沈休文说：“我很高兴见到你。我认为你是个……是个很好的人，真正是范斌的好朋友！”

丽莉无奈地耸耸肩，转身去了。

曾律师又故意从办公室走了出来，好奇地再打量了丽莉一会。

“这女人有点憔悴，”他对沈休文说：“不过仍很有风情啊！”

“收过电话没有？”沈休文问。

“没有。”曾律师说：“没有姓宁的打过来。”

“祖祖！”沈休文问他的秘书：“方小姐什么时候来？”

“方小姐应该下午三时到。”祖祖答道。

“文小姐呢？”沈休文问。

“她改了时间。”祖祖说：“她说因事要到巴黎一星期，回来再约时间。”

下午三时，沈休文看看表，方璧君还没有到。

三时半，仍没有出现。

沈休文叫祖祖打电话去，没有人听，他只好继续做其他工作。

五时正，律师楼放工了，方璧君依旧人踪杳然。

沈休文独自留在办公室，收拾一下文件。

快六时的時候，沈休文隐约听见静寂的大厦走廊里，有高跟鞋走路的声音。跟着，他听见有人敲门。

“请问有什么事？”沈休文隔着门问。

“请问……这个时间，沈律师还在吗？”是女子的声音。

“我就是！”沈休文打开了门。

面前站着的女人，令沈休文吃惊了一下。

吃惊，因为这女人极其白皙美丽。

吃惊，因为这女人一脸神经质。

“请问阁下是……？”

“我是陈太……方，我姓方，方璧君。”

这位陈太、方璧君是尖尖的瓜子脸，长长的古典美人眼睛，绮丽如花的端巧玲珑鼻子，和一张线条娇柔的小嘴。

她的脸上没有化妆，更显得肤如白璧。

“请进来。”沈休文领她进去。

方璧君有点紧张地跟他进去，坐下，微微低头，沈休文看见她两道秀丽的入鬓长眉。

方璧君坐着，双手互扭着，没有作声。

“方……陈太……”沈休文一时不知怎么称呼她。

“我可不可以走？”方璧君突然问。

“你有事吗？”沈休文问。

“没有，没有。”方璧君有点神不守舍。

“那我只需耽搁你一会。”沈休文被这个神经质的女人弄得自己也紧张起来。

又是一阵沉默。

“他还记得我吗？”方璧君终于开腔了。

“范斌先生委托我请你来……”

“他不把我的名字登在报上也好。”方璧君说：“我先生